

吞噬少女的流沙

(英)维多莉亚·霍尔特 著

刘英芳 赵翼浚 译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low-key photograph of a young woman's face. Her eyes are closed, and her expression is serene yet mysterious. Her hands are raised, with fingers gently touching her forehead and temples. A bright, warm light emanates from her forehead, creating a halo effec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with a diagonal band of lighter, wavy patterns across the bottom righ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partially visible green and white label.

群众出版社

吞噬少女的流沙

(英)维多莉亚·霍尔特著

刘英芳

译

赵翼浚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 祝燕君
责任校对 张 静

吞噬少女的流沙

(英)维多莉亚·霍尔特 著

刘英芳 赵翼俊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07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891-2/I·295 定价: 5.20元

印数: 0001—7000册

内 容 简 介

年轻美丽的考古学家罗马在洛瓦特斯塔西发现了古罗马遗址后，失踪了。

洛瓦特斯塔西有一片貌似平静的海湾，蓝蓝的海水之下颤抖的流沙无情地吞噬着不知就里的游人和船只。

罗马的妹妹卡罗琳为寻找姐姐的下落，冒死来到洛瓦特斯塔西，不幸陷入了斯塔西家族复杂的家庭关系旋涡。斯塔西家的长子博在一次事故中被次子纳皮尔枪杀；博的私生女性格乖戾处处与卡罗琳过不去；女管家与老斯塔西关系暧昧；她的女儿则以斯塔西私生女自诩；纳皮尔爱上了卡罗琳。纳皮尔的妻子也另有所爱，她带着腹中的种子消失了，与情人私奔还是被谋杀无人知晓。就在卡罗琳揭开谜底的一瞬，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流沙。而那个连夺数命的魔鬼正站在安全地带拿着绳子冲她微笑。

1

我不知道我的故事该从哪儿说起。是否该从我看到纳皮尔同伊迪丝在洛瓦特磨坊的小教堂举行婚礼的那一天说起，亦或是从我坐上火车动身去探索我姐姐罗玛失踪的真相时说起。在这两件大事发生之前出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然而也许我应该选择后者，因为那时我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件事。

罗玛——我的既务实而又可靠的姐姐——失踪了。进行过调查，也做过种种推测，但是她的下落却依然不明。我想解开这个谜的唯一办法应该到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去找，我决心把她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坐在火车上的我是一个孤独的、有着丧夫之痛的女人——假如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就会用“心碎”这个字眼儿，可我不是那种人。的确，我是个玩世不恭的人——我自信是这样。同皮埃特罗的共同生活使然。如今我失去了皮埃特罗，就像一块飘浮的木板——身不由己、漫无目的——有的仅仅

是聊以糊口的微薄收入。通过某种手段来增加收入已是势在必行，恰在此时命运伸出了仁慈之手，为我提供了良机。

当我明白如果我要想吃饱肚皮而且住在一间能避风雨的屋子里的话，就必须得工作之后，我就尝试着招收学生，我收了几个，但收入甚为寥寥。我曾相信到时候我会有固定的常客，也许会发现一位年轻的天才，使我的生命变得有价值，但是迄今为止我的耳朵听到的却是《钓钟柳》一曲的蹩脚弹奏，并没有一位初露头角的“贝多芬”坐在我的钢琴旁。

我是个尝试过人生滋味的女人，发现人生是苦的，不是既苦又甜的，每个人的一生皆是如此；然而甜已然逝去，留下的只有苦。泰然自若，是的，而且富有经验；我左手第三个手指上的宽金戒指便是明证。年纪轻轻就如此言苦？我不过28岁，人们会普遍认为当寡妇未免太年轻了。

火车穿过了肯特农村，那是“英国的花园”，那里的樱桃、李子与苹果不久就会开出粉、白二色相间的花，火车掠过蛇麻草田和带有烟囱罩的烤房，钻入一条隧道，一会儿功夫便出了隧道，沐浴在三月一个下午的时有时无的阳光之中。从福克斯通到多佛的海岸线在灰绿色海洋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地白，一阵东风使几朵白云在天空中匆匆飘过。海水拍打着山崖，激起了银色的浪花。

也许就像这火车一样，我也走出黑暗的隧道，来到阳光下。

这种话会使皮埃特罗发笑。他会指出我是在完全虚假的世俗外观之下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我立刻注意到阳光时隐时现，风中略带寒意，大海也是变幻莫测。

我心中泛起一种惯常的悲痛、渴望与沮丧之情，皮埃特罗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他似乎在说：一种新的生活，你是说一种没有我的生活？你想你能逃开我吗？

不——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逃不开的。你永远会在那儿，皮埃特罗。逃不开你，甚至也逃不开你的墓地。

我纠正自己说，坟墓二字听起来要更好些。用大歌剧一词要好得多。皮埃特罗会这样说的。他是我的爱人又是竞争对手，他既富有魅力又善于给人以安慰，他嘲弄人、鼓励人而又能使人的希望破灭。逃是逃不开的。他会永远在阴影里——无论是同他在一起还是不同他在一起都不可能感到快乐。

但我此行不是来回想皮埃特罗的。我必须忘掉他。我要考虑罗马。

现在我应该谈谈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罗马如何会来到洛瓦特磨坊以及我是怎样结识皮埃特罗的。

罗马比我大两岁，我家只有我们姊妹二人。我们的父母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考古学家，对于他们来说，对文物的发现要远比为人父母重要得多。他们时时为了“挖掘”而从我们眼前消失，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他们的仁慈隐约可见，至少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因此也并非不受欢迎。母亲是个非凡之人，因为在当时一个女人涉足考古探索是颇不寻常的，而正是通过她对考古的兴趣，才结识了我父亲。他们结婚了，无疑地他们期望过一种考古探索与发现的生活，他们开始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直到首先被罗马、其次被我自己的先后出世所打断。我们的出现确切地说的不受欢迎的，但他们决心对

我们尽职，从我们小时候起，他们就给我们看英国发现的火石与铜武器图片，期望我们会像大多数小孩对拼板玩具那样感兴趣。很快罗马就显出了那种兴趣。父亲用我年纪小来为我找借口，“她慢慢就会感兴趣的。”他说，“罗马毕竟比她大两岁。你看，卡罗琳，一个罗马浴缸。几乎完整无损。你认为怎么样？”

罗马已经成了他们的宠儿。这并不是她故意争取来的。她的这种爱好是天生的，她无须装腔作势。年纪尚小的我也许过于玩世不恭了，我没法估计我在父母心目中的价值——犹如铜器时代的一条拼凑起来的项链无法同罗马的马赛克拼图相比。犹如石器时代的一块火石？也许是，因为它们相当普遍。

我常对罗马说：“但愿我们有更普通些的父母。我愿意看到他们有时生气……也许他们会打我们——当然是为了我们好，这是所有的父母们原谅自己的借口。那样也许很有意思。”

罗马反驳道：“别犯傻了。假如他们真揍你的话，你会感到很愤怒。你会连踢带叫。我了解你。你不过是想要你尚未得到的东西罢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儿，爸爸就会带我去进行考古挖掘。”

她的眼睛亮了，她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他们常常对我们说，我们长大之后要做有益的工作。”

“是啊，我们应该如此。”

“但那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必须长大后当考古学家。”

“我们很幸运，”罗玛声明道。她常常发表声明，因为她深信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事实上，她没有把握是决不肯轻易说出口的。这就是罗玛。

我是个怪人，很轻狂，喜欢玩弄文字游戏，而不是玩弄文物，在本该严肃的时候却看到令自己感到好笑的东西。我同我的家庭格格不入。

罗玛和我常常去英国博物馆，我父亲同此博物馆有关系。那儿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此消遣，言外之意就是允许我们进入某些神圣的地方。我记得自己走在神圣的石头上面，停下来，把鼻子贴在冷玻璃窗上，细细地观察武器、陶器和珍宝。罗玛则对那些东西着了迷，后来她常佩戴一些稀奇古怪的珠子，通常是粗糙的翠蓝色的脉石或者大块的琥珀，还有肉红玉髓——她的首饰看上去总像是史前之物，尽管它们是从早期的一些洞穴中发掘出来的。我想正是那些东西对她具有吸引力。

后来我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我记事时起我便对音响感兴趣。我喜爱听泉水流动的声音，马匹行走在路上的马蹄声，商贩的街头叫卖声，我们花园围墙内的梨树被风吹动的沙沙声，儿童的喊叫声，春天的鸟鸣声以及突然传来的狗叫声。即使是水龙头的滴水声，这在别人是颇感厌烦的，而我却能从中听到音乐声。我5岁时便能用钢琴把听来的调子弹奏成乐曲，我常常在凳子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我的依然是婴儿般的肥厚的小手开发着音响的奇迹。“如果这样能令她保持安静的话……”保姆们说着耸了耸肩。

当我的父母发现了我所热衷的事情时，他们略感欣慰。虽然我热衷的并非考古，但由音乐来取代也未尝不可；鉴于

所发生的事情，我很惭愧地说，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切机会。

罗马很令他们高兴，甚至她的寒暑假都是同我的父母一起在“挖掘地”度过的。我上音乐课，并留在家中负责家务及练习弹钢琴。我进步很快，虽然我们并不富裕，但父母还是为我找来了最好的教师。父亲的薪水刚刚够我们过日子的，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挖掘工作上。罗马当时在学习考古学，父母常常说她会比他们更能有所成就。

我有时听到他们在一起热烈地交谈。那些话在我听来毫无意义。我不再是局内人，因为大家都说我在音乐方面会有所造诣。我的音乐课对我和我的教师都是一种乐趣。至今，每当我看到有人弹钢琴弹得很蹩脚时，我便回想起自己当初在音乐方面有所发现的那段日子——第一次的满足，沉醉在喜悦之中。我对自己的家庭变得宽容起来。我理解他们对自己的打火石和青铜器具有怎样一番情感。生活对我也有所奉献。它给了我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

我18岁时去巴黎上学。罗马当时在读大学，她的假期都是在“发掘地”度过的，因此我难得见她一面。我们始终是好朋友，说不上是亲密朋友，因我们的志趣截然不同。

在巴黎我结识了皮埃特罗，他是法国和意大利混血儿。我们的音乐教师拥有一所大房屋，距离里沃利大街不远，我们这些学生就住在那里。他的妻子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像个公寓，让我们有一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之感。

当我们漫步在森林里，坐在咖啡馆外面憧憬未来时，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时光。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的名声有朝一日会传遍天下。皮埃特罗和我是最杰出学生中的两员，我们都雄心勃勃而且坚定不移。我们之间

的感情是从最初的竞争发展起来的，不久我们便坠入爱河。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春天的巴黎是情人们谈情说爱的理想圣地，在此之前，我仿佛从未真正地生活过。我对自己说，我所尝过的喜悦与失望就是生活的真正内容。我为那些既没在巴黎学习音乐又没爱上自己同学的人感到遗憾。

皮埃特罗是个完全具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我心中深知他的水平在我之上，这使他对我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我居然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既感到恼怒，又不得不佩服。他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绝对严肃认真的，而我则对自己的事业佯装轻率。我很少急躁，而他则难得有不急躁的时候，我的从容不迫时时构成对他的挑战，因为他的情绪变化无常。他时而由于受到鼓舞而兴高彩烈，这源于他充分相信自己的天才；他时而又陷入失望之中，因为他对自己那完全的无可争议的天赋产生了怀疑。同许多的艺术家一样，他冷酷无情，无法遏制嫉妒之心。在我得到夸赞时，他在内心深处感到恼火，总要千方百计说点什么来伤害我；然而在我弹得糟糕需要安慰之时，他又是最同情我的伙伴。在这种时刻他对我最好不过了，正是这种绝对的理解、这种完全的同情，使我爱上了他。假使当时我要能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到这个鬼——它时时出现在我身旁——就好了。

我们开始斗嘴。“好极了，李斯特！”我叫道，他当时在弹奏匈牙利的一首狂想曲，一边弹，一边模仿这位大师的姿势，把那狮子似的头向后一甩。

“嫉妒是所有艺术家的祸害，卡罗。”

“而你是熟于此道的。”

他对此供认不讳。他说，“毕竟得为我们最伟大的艺术

家找藉口。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的。”

他说对了。我的确发现了。

他说我是个出色的翻译家。我可以在钢琴上表演体操，然而一个艺术家是个创造者。

我回敬他说：“你刚才弹奏的不正是你自己谱的曲子吗？”

“如果作曲家能够听到我的演奏，他就会知道他没有白活。”

“自吹自擂。”我取笑地说。

“这是艺术家的自信，亲爱的卡罗。”

这不完全是玩笑。皮埃特罗很有自信心。他为音乐而活。我依旧不断地逗他，继续同他竞争，这或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知道正是竞争吸引了他。我爱他，并非不希望他在世界上诸事成功。事实上，为了他，我乐于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这有待于证明。斗嘴是我们恋爱的一种方式；有时，他要显出比我优越，这似乎是他对我爱的主要部分。

找藉口是毫无用处的。皮埃特罗对我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我就是一名翻译家，是钢琴上的体操表演者。我不是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不允许别的愿望和冲动来转移注意力。我不努力了，在我事业的重大阶段我畏缩不前，我失败了，没有履行我的诺言。在我梦想着皮埃特罗的时候，皮埃特罗在梦想着成功。

我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佳。我的父母去希腊的一个发掘地了。罗玛原本要同他们一起去的，因为到这时她已经是是个十足的考古学家了，但她来信说，她要去大墙——当然是哈德里安家的

——搞一项工作，不能同父母一道去希腊。倘若她能一道去，我也许就免了去洛瓦特磨坊之苦；因为我根本想不出那个地方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我父母在去希腊的路上出了车祸，遇难身亡。我回家参加葬礼，罗玛同我在英国博物馆的老房子中共同度过了几天。此事对我震动很大，而可怜的罗玛一向同父母很亲近，她深切地感到丧失双亲之痛。她一向很有理智。她说，他们死在一起，假如留下其中的一个那就更悲惨了；还说，他们曾一起过得很幸福。怀着内心的悲痛，她依然做着种种必要的安排，然后就又返回大墙去工作。她很务实，做事情一丝不苟，她不象我那样，被感情所左右。她说，我们得卖掉房屋和家具，然后把钱分掉。钱没有多少，但我的那份足以使我完成我的音乐学业，这很值得庆幸。

死亡往往令人心理失常，我茫然而又心烦意乱地回到巴黎。我对父母想得很多，我为无意之间所接受的一些东西而感到庆幸。事后我说，正是由于我失去了亲人，我才有了以后的表现。皮埃特罗在等待着我，他如今居于主宰地位，他超过了我们大家，拉开了我们同他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把真正的艺术家同仅仅有些天资的人区别开来。

他请求我嫁给他。他说他爱我，在我离开他的这段日子里他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当他看到我为父母的亡故感到深为悲痛时，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保护我，使我重新绽开笑容。嫁给皮埃特罗！同他共同度过我整个的一生！即使在我悲痛地悼念父母之际，我也不禁为之欢欣。

我们的音乐教师知道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一直在细心地观察我们。他说，我在自己的音乐生涯中无疑还

要走一段漫长的路；而皮埃特罗则将成为音乐苍穹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星。

老师的妻子更浪漫些。有一次她同我单独交谈起来。

“这么说你爱他喽？”她说。“你爱他爱到要嫁给他的程度了？”

我坦白地承认自己全身心地爱他。

“别操之过急。你刚刚遭到失亲之痛，还没缓过劲来。你应该拿出时间来认真思考。你明白这对你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吗？”

“还能意味着什么？这对事业有好处。两个音乐家在一起。”

她提醒我说：“他同所有的艺术家们一样，贪得无厌。我对他了如指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梅斯特罗相信他是一位天才音乐家。而你的事业，亲爱的，不得不居于他之后，而一个艺术家居于次要地位是很危险的。要是嫁给他，你也许最多不过是一位好钢琴家……毫无疑问是一位很棒的钢琴家。但也许要告别取得巨大成功、取得名利地位的梦想。你想过这些吗？”

我不相信她的话。我当时很年轻且又在热恋之中。两个具有雄心壮志的人也许很难生活得很和谐，但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我把夫人的话告诉皮埃特罗时他笑了，我也同他一起笑了。他向我保证，生活将会很美好。“我们今生将一道努力工作，卡罗。”

就这样我同皮埃特罗结了婚，很快我就知道，夫人的忠告是不能轻易排除的。我不在乎这个。我的志向变了。我不

再迫切希望有所成就。我所要的一切就是让皮埃特罗去取得成功；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我确信自己已经达到了我的生活目的，那就是同皮埃特罗在一起，同皮埃特罗一道工作，为皮埃特罗而生存。我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想象着生活会被简单地贴上标签，在“婚后便愉快地生活下来”的标题下像纸张一样存入档案？

皮埃特罗的第一次音乐会决定了他的前途。他受到喝彩，他从成功走向成功，那是他施展才华的辉煌的日子。但由于这一点，他变得不那么容易相处了。他要我为他做这做那，他是艺术家，而我不过是音乐家，只有资格聆听他的种种计划与演奏。他所取得的成功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宏伟梦想。我很明白，当时他过于年轻，应付不了那些迎合他口味的夸赞。必不可免地有那么一些人……漂亮而又富有的女人，对他极尽奉迎拍马之能事。但他始终少不了我，他随时需要我——此人本身似乎就是个艺术家，她懂得艺术自我的随时需求。谁同他的关系都比不了我们。此外，他以自己的方式爱我。

如果换个脾气，我们或许会相安无事。但温顺不是我的本性。我告诉他，我不是奴性十足的，不久我便懊悔自己拿自己的事业不当回事。我于是又开始练起了钢琴。皮埃特罗笑话我，问我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将音乐女神赶走，而在想要再看到她时便将之招回？他当时说得太对了。我曾有过良机，自己放弃了，而今也只能做一个称职的钢琴家罢了。

我们吵嘴成了家常便饭。我对他说我不想同他在一起。我做着离开他的打算，但内心深知自己决不会那样做，他也

同样对我感到气急败坏。我很担心他的健康，因为他拼命工作，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我发现他的体质不行了。我注意到他时而喘不过气来，这令我惊恐不安，而当我对他提起此事时，他仅仅耸耸肩而已。

皮埃特罗在维也纳、罗马、伦敦和巴黎举办音乐会，人们谈起他时，开始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认为那些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他变得更加骄傲，他对人们对他的赞扬沾沾自喜。他喜欢看到我有关他的剪报贴到一本书里。这是我在他生命中的恰当位置——他的忠实奴才。但像别的东西一样，这本书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哪怕其中有最轻微的批评，他都会大发雷霆，太阳穴的青筋暴起，气喘吁吁。

他弹琴很刻苦，庆祝他演奏成功的活动常常拖到深夜，而第二天他又早早起床练几个小时的琴。他的周围尽是一些溜须拍马之徒。似乎他需要他们来使他保持自信。我则持批判态度，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过于年轻，这种巨大的成功来之过早，与其说是福气，不如说是悲剧。这是一种超自然规律的生活……一种令人不自在的生活。在这期间，我逐渐明白同皮埃特罗一起，我不会快乐，然而我又没有勇气面对一种没有他的生活。

我们到伦敦举办一系列音乐会，这使我得以见到罗马。她住在英国博物馆附近，在不进行挖掘的日子，她便在博物馆工作。

她还是依然如故，顽强，富有理智，她那古里古怪的史前手镯发出刺耳的声音，脖子上挂着一串参差不齐、有如云彩的光玉髓项链。她谈到我们的父母时仍不免悲从衷来。她

问起我的情况，我当然不会对她讲很多。我看得出她认为我在花了那么多时间与精力之后竟然放弃自己的事业——仅仅为了婚姻——实在令人费解。但罗马从不说三道四。她是我所知道的最有理智、最宽容的一个人。

“你来时正好赶上我在这里，这很令我高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要走了。到一个名叫洛瓦特磨坊的地方去。”

“磨坊？”

“那不过是个地名罢了。在肯特海岸……距离凯撒营不远，因此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发现了竞技场，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发现，你知道，在这些城市外面必然会发现这些竞技场。”

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罗马接着说：“这意味着要在那块富饶的土地上进行挖掘。我们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得到了他的许可。”

“真的吗？”

“这位威廉·斯塔西先生占有那里的绝大部分土地……此人很难打交道。他举出自己土地上的野鸡和树木来作挡箭牌。我亲自去见他。‘你不会认为你的野鸡和树木比历史更重要吧？’我问道。最后我说服了他。他同意我们在他的地盘上进行挖掘工作。那的确是一所古老的房子……更像是城堡。他的空闲的土地多得很，因此他肯让出这一点点地方供我们挖掘。”

我当时并没怎么注意听她讲，因为我在听《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正是皮埃特罗当晚要演奏的曲子，我在犹豫自己是否应该去参加音乐会。当他在台上演奏时，我在下面提心吊胆，在脑子里同他一起弹着每一个琴